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论 文 集

華東理工學院
社會科學系

1987.4

前 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搞活，使我国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政治基础，也是我们立国治国的根本。……

我系教师通过学习、讨论，又通过编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资料及评注》，对部分错误言论进行了分析和评论，从而增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自觉性。在此基础上，撰写了有关文章，我们加以汇集付印以供交流、参考。这些文章有的已在报刊上发表，有的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有的提出了一些有待进一步研究探讨的问题，由于学习是初步的，文章的水平不高，不妥之处实所难免，我们相信随着学习的进一步深入，他们的认识也将会继续得到提高。

華東化工學院
社會科學系

1987年4月

目 录

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强大生命力.....	
.....许福因 徐永祥(1)	
论马克思主义一元化与多样性相统一	
——反对“马克思主义多元论”.....乔 枫(11)	
“民主”能够“永恒”吗?.....阮顺雄(19)	
浅论资产阶级民主的狭隘性.....刘纪惠(27)	
唯意志论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出现	
大失误的重要病根.....王鹏程(33)	
评“资本主义补课论”.....李寿彭(40)	
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决不是“补资本主义课”.....	
.....张南保(52)	
对“一切向钱看”的剖析.....张柏林(59)	
略论党的领导及其与立法、行政等组织的关系.....	
.....何金花(65)	

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强大生命力

许福阁、徐永祥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震撼着本世纪，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如果说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主义还是一个徘徊在欧洲上空的“幽灵”，那么在今天，它已成为对全世界有着广泛而深远影响力的思想体系。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一经同实践相结合，同群众相结合，就转为无坚不摧的物质力量。社会主义在七十年前就已登上了历史舞台，迄今已取得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内在矛盾的尖锐思想武装，社会主义建设同样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然而，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进军并不是直线发展的。在它的历史进程中，不可避免地有着这样那样的曲折、迂回，还有着为了实现腾飞、跃进而采取的下蹲、后退。特别是，资产阶级思想家对它的攻击诽谤从未间断过，每当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面临着复杂困难的条件时，这种“噪音”更是甚嚣尘上。但是，尽管他们碰壁了一百次、一千次，本能又趋使他们进行着第一百零一次、第一千零一次的攻击和诽谤。时至今日，某些资产阶级思想家再一次作出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已经“破产”和“过时”的断言。而某些善良的但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们，也仅仅从社会主义的实践一度遭受挫折的角度盲目地接受了这种“破产论”和“过时论”，甚至连一

些原来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也萌发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及其前景的怀疑和迷惘。这是当前资产阶级思潮泛滥的一个重要表现。现实将这样的课题摆到我们面前：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真的“破产”、真的“过时”了吗？怎样才能科学地认识马克思主义？显然，正确解决这些课题，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前提。

一、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的影响力正日益扩大，“破产论”是毫无根据的

关于这一点，只要稍稍引述那些对马克思主义尚无丝毫好感又不能不正视现实的西方学者的一些言论，就可以得到有力的证明。例如，联邦德国哲学家A·施密特宣称：“没有马克思对世界的影响，那么既不可能有世界东方的自我意识，也不可能世界西方的自我意识。”西方著名的传记作家伊塞安·伯林认为：“任何一个思想家也没有象马克思那样对人类产生那么强有力的影响。”甚至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法国时事评论家R·阿隆也不得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在我们时代的意识形态的冲突中，作用如此之大，“甚至从来也没有读过《资本论》的那些所谓盎格鲁——撒克逊各国的进步知识分子，几乎也自动地接受这些论断。”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原则、关于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代替的原则、关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原则以及其他一些主要原则，正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被广泛地学习、研究和应用。不只是社会主义国家，世界各大洲的许多大学里目前都开设马克思主义的课程；不只是社会主义国家，世界各大洲的报刊杂志和广播电视中，无日没有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他们的学说的介绍和讨论；

不只是社会主义国家，世界各大洲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1983年）之际，一共举行了80多个国际性纪念会议。例如，在联邦德国举行的题为《我们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大型国际讨论会上，就连西德前总理勃兰特和奥地利克赖斯基等都到会发言，对马克思主义颂扬不已。在以《卡尔·马克思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为题的国际讨论会上，德国社民党联邦议院议会党团主席汉斯·福格尔盛赞马克思是德国思想史上的一个伟大人物，很少有人象他那样改变了世界。1983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第十七次世界哲学大会上，当有800多名与会代表为纪念马克思而举行专门的讨论会时，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企图用举办关于存在主义大师雅斯贝斯的讨论会来抵消马克思主义的声望和影响，结果只有寥寥数十名代表参加！八百多人对几十人数字如此悬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人心所向。所有这些，足以说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影响力。

“破产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学说只是一种空想，马克思所作的主要预言一再落空。这种说法是极不负责任的，它表现在别有用心的人那里是一种显而易见的捏造，表现在某些善良的人那里则显然是幼稚和无知。事实恰恰与“破产论”相反，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在当代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实践中获得了多方面的证实。最显著的表现就是，自1917年十月革命以来，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建立。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尽管在各自的发展道路上多少都走过一些弯路，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某些缺点或弊端，都非尽善尽美，但它们毕竟在主要特征上都实现了马克思的预言，都取得了在旧制度下不可想象的巨大进步。这是一。第二，马克思曾主张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夺取政权，建立

社会主义制度。但马克思并不认为暴力革命以外无其他道路通向社会主义社会。现代西方的社会主义运动，其道路和形式显然不同于东方。西方国家的工人阶级政党在群众中影响不断有所增长，在议会中的席位趋向增多，社会主义力量正在积聚和扩大，这在意大利、西班牙、希腊、瑞典，奥地利等国有明显表现。第三，尽管社会主义的道路艰难曲折，但今天世界上已有六十个国家的政党宣称自己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至于在野的社会主义政党和学术团体则更多，几乎遍及各国。

正因为如此，过去那种将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化传统对立起来的做法愈益被人们否弃，工人阶级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不断壮大的力量迫使西方资产阶级政府对马克思主义采取了一种“容忍”的态度，在西方知识界和学术界出现了与马克思主义“和解”和“结合”的热潮，从而形成了“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等。尤为引人注意的是，一向以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为死敌的天主教会的新托马斯主义，也出现了某种与马克思主义“和解”的倾向，出现了所谓的“基督教的马克思主义”。无疑，在这些形形色色的“结合”中，有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无知、曲解、甚至是恶意中伤，然而马克思主义毕竟使得某些资产阶级思潮也不能漠视它的存在。这也足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和威力，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不断地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渗透，并在一些有头脑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发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鉴于此，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社会科学》一文中感叹道：在西方，“60年代和70年代，人们又看到马克思的政治和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惊人地崛

起，其规模之大，完全出人意料。”

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永葆青春，“过时论”是毫无根据的

马克思主义自它产生至今，已有一百四十年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无论在过去和现在，始终脚踏实地地与人们的社会实践和科学文化的发展紧密相连。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始终关注着现实的生活，不断地修正自身、发展自身。所谓“修正”和“发展”，实质就是超越某些“过时”的观点和结论，给马克思主义自身不断注入实践的养料和活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从不否认某些观点和结论的过时，例如，马恩在1871年巴黎公社以后就曾提出要修正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个别结论。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等人的个别观点和结论，并不等于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学说体系及其科学的认识方法，这两者不可同日而语，“过时论”是站不住脚的。

“过时论”看起来似乎很公允，因为它貌似承认马克思主义曾经有过的正确性和有效性，只是现时代不同于一百年前，所以时代将马克思主义抛弃了。他们提出，“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到来，使当代社会的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样，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必不可免地失去了原有的有效性。按照这种说法，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不具备历史进程的必然性，只是一场历史的误会而已！问题的要害就在于此！

全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核心和基础是什么吗？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马克思一生中的两个伟大发现。如果说，现代社会发展否定了这两个伟大发现，那么马克思主义确实是过时

了。但是，对于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即唯物史观来说，只存在一个问题，即它是科学的还是谬误的，并不存在是否“过时”的问题，因为唯物史观揭示的是人类社会历史的一般规律。历史的进程和现实的社会生活正在不断地证实、丰富和完善唯物史观的理论内容，它所揭示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社会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都是普遍正确的。如果唯物史观是科学的历史观，那么再过一百年它也仍是正确的，仍有其存在的意义；如果唯物史观只是一种谬误，那么即使在一百年前它也已经是“过时”的了。对于马克思的第二个伟大发现即剩余价值理论来说，它揭示的是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规律及其必然趋势。如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剥削在全世界范围内消失了，那么剩余价值理论就会自然而然地“过时”。问题是，尽管新技术革命的兴起，使人类的生活圈获得了“信息社会”、“后工业社会”等浓厚的科学技术特征，但这些技术形态特征并未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追逐超额剩余价值的本质，资本家阶级对工人的剥削依然存在，马克思揭示的资本家私人占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的深刻矛盾、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利益之间的根本矛盾和冲突依然存在。

事情十分清楚，人们可以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那些问题却不能不去思考，并且只有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才能推进问题的解决。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已成为一切进步人类的思想旗帜，借口“过时”而企图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做法是违背历史潮流的。正如法国学者吕塞安·塞夫所说的那样：“我们越为人类进步和国际新秩序而工作或斗争，就越不得不说：即使没有马克思主义，我们也

要发明一种马克思主义。……我们非常需要历史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和科学共产主义”。即使是作为存在主义哲学家的萨特也直率地承认：“我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我们时代的不可超越的哲学”，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被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那些历史条件还没有被超越。”

三、马克思主义正在深入发展，理论同实践相结合是它生生不息的活水

坚持马克思主义同教条主义是根本对立的。攻击马克思主义“破产”、“过时”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歪曲为不变的、僵化的教条，然后对之“开战”；而在马克思主义信奉者中间的有些人，也将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或个别结论视为不变的教条。这两种人虽然代表了不同的阶级，但它们都不了解马克思的本质，都是以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观念来对待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从来未将自己的学说认定为一成不变的教条，一向反对将其作为抽象的教条去剪裁生活和实践。相反，他们总是根据资本主义社会和工人阶级的实践的发展和变化，去发掘更多的方面，深化自己的研究，以丰富和发展他们的学说。众所周知，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不断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过程，直到这位伟大的思想家离开人世，他也没有以自己满意的形式写完这部著作。虽然恩格斯在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二、第三卷时，极其忠实马克思的原稿，但他并不将马克思的原稿中的基本理论视为死去了的、不变的东西。相反，他常以附注、插话的形式，扼要地说明八、九十年代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新现象”。而且，在《资本论》第三卷出版后，他还写

了两篇增补，专门分析了九十年代资本主义向垄断阶段过渡的问题，从而为后来的列宁所提出的帝国主义理论奠定了基础。而且，《资本论》只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自己的研究对象，只把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作为自己的任务，并不想涉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各个方面，更不想在一部著作中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部问题。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在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马克思和恩格斯才根据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发展趋势的分析，较为具体地议论了未来社会的一些问题。恩格斯在他逝世前二年的一次答法国《费加罗报》记者问中强调说：“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恩格斯在1895年3月11日（即他逝世前五个月），在一封信中进一步强调提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纵观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现象：凡是根据社会历史的变化和发展，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与具体实践、根据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状况等去研究、推进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的人们，他们的实践和科学研究一般来说，总是成功的。列宁的理论研究及其所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如此；南斯拉夫的共产党人是如此；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也是如此。相反，不是结合，变化和发展了的社会实际，包括全球性的、本国的、具体科学领域的实际情况，去研究、发展和应用马克思主义，而是将马克思

主义教条化、抽象化、绝对化，并以此随意地裁剪和改变本国的或别国的人们的生活和实践进程，其结果只能是失败。斯大林曾经有过的失误，毛泽东曾经有过的失误，中国所发生的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从认识和思维方法的根源上来看，无一不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或某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某些观点教条主义化所带来的结果。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在不同的国度都有内容不同的创新以及形式不同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的结合，产生了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而今天，“欧洲共产主义”、“南斯拉夫模式的社会主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等，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深入发展。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无产阶级在革命中首先必须夺取国家政权，但夺取政权的道路却有着多种的可能性。后来，列宁、斯大林将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道路普遍化。然而西欧共产党人发现，欧洲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源地，有着一定的民主传统。特别是通过长期的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工人阶级获得了相当程度的自由和民主权利，工人阶级的力量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提高。因此，他们认为，可以通过和平民主的道路，逐步掌握国家政权，逐步走向社会主义，由此可避免暴力革命时期生产力的巨大破坏。“欧洲共产主义”在实践上就是基于这种理论进行的。又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设想，社会主义经济是取消商品交换的计划经济。但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表明，这种设想是不现实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当今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发现，只有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才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而且，在当前中国进行的经济改革中，人们进一步发现，还必须同步进行政治和思想、文化

体制的改革，这样，人民群众在形式与实质上才能获得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充分、更彻底的自由与民主权利，才能更有效地、创造性地建设社会主义。随着理论同实践相结合原则的普遍贯彻，马克思主义必将有更多的创造性发展，必将在更高水平上产生新的伟大综合。

总之，历史和实践验证着马克思主义的旺盛生命力，理论同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生命的活水。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当代社会实践的需要。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才能开拓人类社会历史的新天地。



论马克思主义一元化与多样性相统一 ——反对“马克思主义多元论”

乔 枫

方励之在我院部分研究生、青年教师的座谈会上说：“二十世纪根本不应该存在一个统一的思想，应该是个多元化的时期。”还说：“我们现在搞的政治信仰很单一，只能信仰马克思主义，这就阻碍了民主进程。”、“任何一种理论体系，都有它的长处和短处，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只有马克思主义一派，这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看作十全十美了吗？”他以“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争民主、争自由”为名，实际上与在其它场合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教条”、“空洞”并加以鞭挞的同时，又竭力鼓吹“多元论”，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真理。

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引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争取彻底解放的战斗旗帜和锐利武器，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根本，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是中国人民长期来对各种社会思潮进行反复比较后所作出的科学选择。事实告诉我们，历史上种种资产阶级学说都不能挽救中国人民贫穷落后的苦难命运，只有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中国革命的面目才焕然一新，并最终取得了伟

大胜利。

方励之无视这个历史事实，认为“信仰马克思主义，就阻碍了民主化进程”，要求“政治信仰不单一”实行“多元化”。然而，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中国人民的今天，也不会有人民的明天，因而这种“多元化”的观点广大人民群众是不会赞成的。而为方励之所如此“振振有词”地鼓吹的“多元论”，其实也不是他的“创新”，而是现代西方社会所叫嚣的“马克思主义存在危机”、“分化和多元是当今马克思主义的特点”这些滥调的牙慧。我们批评方励之的“多元论”，有必要对历史稍加回顾，从揭示现代西方社会“马克思主义多元论”的实质入手。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克思主义取得了伟大胜利和广泛传播，资产阶级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不再“视而不见”，他们纷纷起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从而在西方一度兴起了“马克思热”。但是，他们中的不少人，出于自己的阶级立场和偏见，对马克思主义作了种种歪曲，企图从根本上阉割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他们不但炮制了马克思主义“危机”、“破产”、“过时”、“停滞”等谬论，而且还聒噪“多元论”，污蔑马克思主义在今天不再统一而是分裂的。联邦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家”克尤恩兹里在《超过马克思》一书中说，由于马克思主义经受着危机，“至少分裂为五个主要营垒：东欧的、西欧的、南斯拉夫的、苏联的和中国的”。还有人把现今的马克思主义分成三派：苏联的、中国的和改良的。有的人则把马克思主义分成两大派，说什么“东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或者“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等等。然而，为了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多元的观点，首先要对“多元论”、“多元化”和“多

样性”这几种提法严加区别。须把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所使用的攻击和分裂马克思主义的“多元论”与“多元化”、“多样性”这些提法区分开来。我们知道，“多元”是一个中性名词，并可使用于事物的各个不同层次，因而在对于多元观点进行评论时，首先需要分析其内涵，弄清其确切意思，尔后再确定我们的态度。

认真区别“多元论”、“多元化”和“多样性”

当前，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至少存在着三种含义不同的看法。

“多元论”观点，来自反马克思主义势力的攻击。

联邦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家”T·罗克莫勒说：“谁想当马克思主义者，谁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还说，“就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而言，已经没有为大家接受的标准。由于这一原因，所以也就没有假马克思主义。”有人依据这一“各种马克思主义都是马克思主义”命题推断出各派学说都是真理，这样就完全抹煞真理和错误的界限、无产阶级学说和资产阶级学说的界限，以至根本否定社会理论具有阶级性以及意识形态的功能。“多元论”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固有的客观本性，而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马克思主义的肢解、歪曲和阉割。他们妄图通过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客观真理性，诱使人们陷入相对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死胡同来达到打击马克思主义的目的。

“多元化”观点则是来自进步力量为了打破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某个大国、大党以至某个人的“专利品”而提出的独立自主愿望。

在1913年共产国际解散之前，各国无产阶级事业是由统

一的国际中心指导的。随着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由统一的国际进行指导存在着一定的困难，于是共产国际就解散，各国的革命改为由本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但是，某个大国、大党仍以“老子党”自居，束缚和干涉兄弟党的活动，终于引起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反对。我认为任何一个希望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贡献的政党，要求摆脱这种束缚，走独立自主道路的愿望是无可非议的、正当的。因此，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提出大党小党一律平等，强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多元化，有其合理的一面。

“多样性”观点来自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自身并不封闭，它不断地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个阶段都将产生与传统认识不同的理论和观点，这已是历史的事实，将来也会连续不断地出现这种情况。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作为普遍真理总是要与各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由于各国的历史条件、现实政治社会条件以及文化传统等方面的不同，又必然会出现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在基本方面相同而在某些具体方面却有差异的情况，即会出现“一个基调，多种声音”的局面。把这种情况称之为“多样性”或“多样化”是为了区别于“多元论”和“多元化”。其含意：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是一元的，而其具体模式和逻辑框架则不是单一的，它存在着多样化。概括起来即马克思主义是一元化和多样性的统一。

严格区分上述三种含义不使鱼目混珠极为重要，其意义就在于，只有进行严格区分，才能更好地分清是非、坚持原则。既不会由于批判“多元论”而忽视以至抹煞马克思主义